

春之约

徐兆宝

春来了，来得悄无声息，却又不可忽视。先是墙角的枯草根里钻出几星嫩芽，青得可怜，像是试探着人间的温度；继而风也软了，不再如刀割人脸，只是轻轻拂过，带着些微湿润的泥土气息，偶尔夹杂着远处花开的甜香。人们照例脱去厚重的冬衣，换上轻便的春装，脸上也显出几分活气来，仿佛连脚步都轻快了些。

我向来是喜欢春天的。这喜欢，并非因了那文人墨客笔下的“万物复苏”“生机勃勃”之类陈词滥调，而是因了春天里那些细微的、不足为外人道的变化。譬如晨起时，窗外的鸟鸣分明比冬日里多了几许欢快，却又不像盛夏那般聒噪，只是清脆脆地叫着，像是提醒人们：日子还长，不必着急；又譬如街边卖早点的摊贩，蒸笼里冒出的白气也似乎更加浓郁了，裹挟着面香、豆香，在微凉的晨风里飘散，勾着行人的食欲。这些琐碎处，才是春天真正的面目。

记得少时，每到春日，母亲总要催我去河边走走。“去沾沾春气。”她说，“免得整日闷在屋里，人都要发霉了。”我那时颇不以为然，觉得春气横竖都是气，在屋里与在屋外呼吸，并无二致。如今回想，母亲的话里实有深意。人活世上，原是需要与季节更替相呼应的。闭门不出，固然也能活着，但终究少了些活着的滋味。就像一棵树，若只活在温室里，纵使枝叶繁茂，也终究少了风雨的磨砺、阳光的抚慰，活得不够真切。

今年的春天，我照例去河边散步。河水已经解冻，缓缓地流着，偶尔泛起几道波纹，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像是撒了一把碎银子。岸边的柳枝抽出了新芽，远看如烟似雾，近看却分明是一粒粒嫩绿的希望。几个孩童在草地上追逐嬉戏，笑声清脆，竟不惹人厌烦。他们跑着，跳着，偶尔摔倒了，也不哭，只是拍拍身上的草屑，又继续疯跑。我拣了处干净的石凳坐下，看那河水，看那天色，看那来往行人，心中竟生出一种莫名的安宁。

一对老夫妇从我面前走过。老先生拄着拐杖，走得极慢；老太太搀着他的胳膊，不时低声说些什么。两人皆已白发苍苍，脸上皱纹纵横，却在这春光里显得格外和谐。他们的步子很轻，像是怕惊扰了这刚刚苏醒的季节。我不由想起某位作家的话来：“春天不是读书天。”此刻想来，确是如此。与其埋头书卷，不如看看这真实的人间。书里的春天再美，终究是别人的笔墨；而眼前的花红柳绿，孩童嬉闹，老人携手，才是活生生的春意。

天色渐晚，河面上浮起一层薄雾，远处的灯火一盏一盏亮起，像是星星落在了人间。我起身往回走，路过一家花店，见门口摆着几盆杜鹃，红得耀眼，像是要把整个春天的热情都倾泻出来。店主是个中年妇人，正弯腰整理花架，鬓角已有几丝白发，但眉眼间仍带着笑意。我驻足片刻，终于买了一小盆。妇人很高兴，额外送了我一小束勿忘我。“春天快乐。”她说，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像是被春风抚平了一般。

回到家，我将杜鹃摆在窗台上，那红色在暮色中依然鲜明，像是固执地不肯褪去。窗外，不知谁家的孩子在学吹笛子，断断续续的调子飘进来，竟也不觉刺耳，反而有种笨拙的可爱。我忽然明白，春天之所以动人，不在那些大而化之的景致，而在于这些细微处的生机与温情。它不似夏日的炽烈，不似秋日的萧瑟，更不似冬日的凛冽，它只是温柔地提醒我们：生命可以重新开始，希望可以再次萌发。

春天来了，带着它特有的方式。它不张扬，不喧哗，只是静静地改变着世界的颜色与气息。而我们，只需打开门窗，便能与它相遇。这便是我与春天的约会了。

诗路花语

与己书

王建辉

我还是喜欢在世间做一个定分止争的郎中
处人群之外 把脉问诊
处法庭之中
查找事实 明辨是非
听法槌在堂上一声声敲响

前一刻还是笑意盈盈
一转身便泪落脚下
前一刻还意气风发
一回头便黯然神伤
世上还有诸多人

为寻找公平 整整耗了一生
夜深人静 顶着灯光
在书本里研习寻方
一声叹息 将瘦长的身影拉得更长
窗外闪烁着浩瀚的星空
是我 也是你
奋笔疾书 认真地做着功课
只为明天
用良善之手
点亮熊熊正义之火

在江布拉克(外二首)

薛令令

西域版图上的江布拉克，刀削岭的对面
一匹阳正上啃雪的马，未褪尽
身上的旧雪，天空又开始飘起了鹅毛

一匹阳正上的马，它的一声鼻响
到底能搅动多深的寂静
以至于一棵草也跟着
风动了它干枯的寂寥

我在想，雪地里久站的那个人
能不能被它惊动
会不会让他抬一下头
他脚印里沉淀的前尘往事
会不会也有一匹马，在身体里休憩

在江布拉克，雪地里那个人的前方
是无尽的云杉，纷纷扬扬的雪
刀削岭上，回荡着旷古的呼唤！

晨起时

溪涧边，被时间汲黑的石头
似一只蜗牛，驮着岁月的痕迹

山涧中传来牛羊的叫声
如古老的法器，回响

八月，江布拉克，像手中的紫檀
越捻越亮的一串串晶莹露珠

我坐在淙淙泉眼的青草间
像一缕沁出草地的清流，沉醉于这
宁静的清晨，仿佛忘却了尘世的喧嚣

在江布拉克，太阳落，月亮升
我等待暮色的风，吹走我的思绪

过大石头镇

需要紧紧腰带，宽宽裕裕
抖落身上的雪
驱散体内的阴云

路途尚远，眼角噙雪
还给时间的炉火添点炭吧！
给脚下的路加些薪，给累了的鞋子松个绑

雪还在下
大石头镇里的一匹惊马
被侧滑的车子惊悚得七零八落

马背上的这位大哥手攥嘶鸣
身披半生的雪
眉岭间挂着冷峻的雪岭

雪在路上，牦牛与雪相伴
我能告诉你的是，大石头镇未醒来
尚未打开一个人心里的那团雪

心香一瓣

春雪润雄关

都乖堂

一场久盼的瑞雪下了一夜。直至中午时分，还有零星的雪花任性地飘着。

一场春雪，让整个钢城变得银装素裹，翠柏为底，白雪为蕊，关城上的红灯笼愈发鲜艳。风吹白玉，瑶台落春，海豚塔上的炫彩愈发绚丽。飘飘洒洒的雪花，为春日里的雄关平添了几分惬意。泛着热烈的中国红，以史诗般的雄浑豪放，行云流水般的诗情画意，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尽情描绘，把人们祈福迎春的美好愿望，表现得多姿多彩。

远处，沉积了春雪的祁连山更是伟岸、肃穆、庄严，“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意境更加丰满。近处，田禾春树，野雀家鹅，山川河流，关楼城隘，也被这纯洁的精灵所折服。

眼前，这如梦似幻的春雪，宛如轻盈飞舞的蝴蝶，已没了冬天的寒意，柔柔的、黏黏的，像一朵朵白色的精灵，淡化着世俗的尘埃。

倘若漫步戈壁旷野，雪花轻盈飘舞，悄无声息，落

入你的发际，亲吻你的脸庞，钻入你的怀抱。曾经的无奈与浮躁，曾经的忧伤与苦闷，都会被纷纷的雪花轻拂润化。

如果说，冬雪是严冬盛情的邀约，是诗意的象征。那么，春雪就预示着一种生命的萌始。屏住呼吸，用心聆听，就会隐约听到雪有节奏的心跳，那是音乐的节拍，是激情的涌动，是岁月的歌声。喜欢雪的人，必定有一颗坦然、淡定、宁静的心。我始终这样认为。从塞外边城到阳关古道，这场润物无声的春雪沿着汉明长城绵延的残垣，染白祁连山巅的岩峰，覆盖高原黄色的草甸，冰封川流不息的河谷，自西而东，一路前行。这漫天飞舞的雪，曾裹着张骞手中的汉节，以肆虐的姿势抽打着这位年轻的汉使出使西域的信念和身躯，即便是饱受掳掠之辱，依旧坚定执着。其凿空壮举，博望众愿，被誉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东方的哥伦布”。这样洋洒洒的雪，曾伴着玄奘法师，翻越帕米尔高原，穿过大漠戈壁，从古国天竺返回东



花树莺鸣

刘浩军 摄

空 崖

殷雄

无土耕耕的空崖
活下一株草
需要一万朵雪喂养
才能免住撒野的风

地壳变化，空崖
过往的生命迹象
不止一次地长满风景
不过灿烂极其短暂
在没有完成真正意义的轮回
已成为空物
衰落、不安和焦虑
像某种惩罚
篡改了岩羊觅食的路径

——我想拽住雷雨刺痛山谷的喧嚣
唤醒草木葳蕤的尊严
让它遇水茂盛
掩饰月下露出的白

石头之光

一路上石头的孤独
风最懂得，咽下的每一口
含有铁质韧性
它不改初衷，楔入出生的地方
不见山水月光
与远方的山
与飞过上空的鹰隼
对峙

浮于晴空关照的骄阳
石头以报恩的方式
分泌出炙热的焦褐
任由风暴击打
怀揣一颗深藏不露的心
燃烧我很难察觉的
深沉的黑暗

老屋

灌满尘土，脱离不了影子
挂在屋顶
被过堂风吹得左右摇摆
当我伸出手
触摸到了扛住风雨的房梁
一棵失去生命的大树

老去的已睡在故乡
逐渐老去
先后漂泊在外
填满老屋的，只剩零乱的回忆
空阔的童年

它就像无法遁逃的影子
和深爱交织在一起
即便有人惦念，像我一样伸出手臂
也抵挡不住时间
漏下的悲伤

手情树

怀念母亲

杨喜鹏

活费。”说话间，母亲会意一笑，我们也明白母亲的心思，不再与她争辩什么。直到我们兄妹三人相继成家，搬入嘉峪关市，母亲都是始终身体力行地告诫着我们，人勤地不懒，做人走正道！

母亲一直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从我记事起，为了让我们安心学习，母亲每天早就扛下了家里所有农活，中午再忙也要做好中饭，而对于哥哥、姐姐，要求他们放学后必须先写作业，再干家务活。到了傍晚，由于当时农场经常停电，家里唯一一盏煤油灯被母亲让给哥哥姐姐写作业，她自己则摸黑干起针线活。1984年秋天，到了人学年龄的我，由于当时年龄偏大，学校拒收，母亲一次次奔走至校长和班主任之间，终于，在母亲的执着下，学校破格将我收下，成为当时班里年龄最大的一个。而哥哥和姐姐，由于家庭变故的原因，不得不中断学业，一个顶替上班，一个参军入伍，而我上完技校参加工作后，继续通过自考陆续取得了法律大专和本科学历，并且文章多次获奖。记得每次我把毕业证书和获奖证书递给母亲时，她脸上都会绽放出久久的笑容，并且逢人就讲自己的小儿子如何争气，如何上进！那一刻，我深知，自小没上过一天学的母亲，内心深处是多么骄傲和激情难抑！

母亲一辈子生性要强，从来不向困难低头。记得在母亲农场劳作期间，当时实行是工分制，一年到头最终

士大唐。梵音悠长，香雾缭绕，暮鼓晨钟……

这粗犷豪放的雪，曾随着冯胜的大军，横扫蒙元残部，垒土筑关，集城而市，奠定了天下第一雄关的美誉。这里不仅是万里长城现存建造规模最为壮观，保存程度最为完好的一座古代军事城堡，也是一部明清时代长城文化传统的线装精品古典书。这雪，曾循着林则徐、左宗棠的脚步，策马出关，开疆拓边。林则徐一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政治抱负，只作“一骑才过即闭关，中原回首泪痕满”的仰天暗叹。左宗棠坐镇肃州，仅用一年多时间，就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这滋润万物的雪，曾沐浴着年轻的探矿人跋涉的身影，丈量着镜铁山矿。孤寂的帐房，冰冷的戈壁，不屈的信念照亮他们前行的道路。手持地质锤，身背测量仪，风餐露宿，登岩攀壁。从此以后，一台台耸立的钻机轰鸣启动，一座座宝藏的大门缓缓开启。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栉风沐雨，云集雄关，用坚强的臂膀托起共和国钢铁工业的摇篮。

伴随着太阳从地平线冉冉升起，街道上的人渐渐地多了起来。人们纷纷拿着扫雪工具涌上街头，远远望去，在新华路、五一路、建设路、体育大道各主要街道到处都是热火朝天奋力铲雪的人群。面对此情此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噢，那不是人们常说的“天道酬勤”嘛！在这自然造就的洁白世界里，我依稀听到了，听到了大地蛰醒的萌动，麦苗抽节的酣唱，虫蛙清脆的低吟……

春

(外二首)

杨思兴

祁连山下的植物表面，春风
掀开针叶的琴盖，晨阳描绘的五线谱上
音符闪烁鹅黄的曲子，半山坡上
几处幽暗的窟窿，清了清暗淡的嗓子
泉水管不住自己，赶在我的前面
依山拍照的女生，酒窝里
盛满春天的水分，沿山蜿蜒的小径旁
蒲公英拆除仅剩的一点冬冬
温煦的阳光下，眼前一朵小黄花
似开未开，像给宁静的春天山野
一个含羞的轻吻

戈壁：有鹰的一个下午

一只鹰在祁连山上空盘旋
仿佛一个西域过来的僧侣在戈壁走走停停
仿佛讨赖河上泛起的诵经声
一跌二撞
仿佛一座寺庙被时间
轻放在雪上
顿悟和修行

我在嘉峪关西的戈壁滩坐着
四野茫茫，天空低垂
在刚才过去的时间里
一只鹰有不断地拉开他的弓矢的痕迹

嘉峪关西戈壁

在嘉峪关西戈壁，一头
肚皮花色的牛，站在草甸中
仿佛一团骆驼刺刚钻出
地表时的愣神。天空铺展的寂静
像一块深渊

一个人从身体中抽离出自己
走在戈壁中
他将空置的半生，放在自己的影子下
他不断地回缩自己
像一片海子

一队驼铃从一个沙梁翻过一个沙梁
一个驼铃发出黄昏的光
在嘉峪关西戈壁
一个人是自己的神
是自己的晚霞

的报酬按照实际下地劳作的工分计算，记得那些年，母亲无论遭受怎样的身体不适，都强撑着下地干活，从没耽误一天工。曾经居住的老屋后有一个菜园，有一年夏天，院里的蔬菜浇不上水，母亲便是指挥我们姐妹三人趁着午休时间，肩挑手提把菜地全部灌溉了一遍。搬进核城后，就在与父亲离婚的那几年，为了不让人看笑话，母亲开过餐馆，干过清洁工，淘金场翻过沙，她的肺结核病，也就是从那时染上的……

母亲的婚姻坎坷，也许是自小没有文化的缘故。经人介绍，母亲与当时在厂区上班的父亲结为夫妻，母亲在农场务农，父亲只有每周末回一趟家，自从我记事起，父母就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由于长期两地分居，父亲大男子主义严重，生活稍有不顺，便对母亲辱骂殴打……记得就在搬进厂区的第二年，父亲再一次对母亲实施了殴打，忍无可忍的母亲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离婚，自此结束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夫妻关系。接下来，因为各种原因，母亲又尝试两段婚姻，但都以失败告终。

如今，已是母亲离开人世第三个年头，每当站在附近的高岗上，眺望远方母亲的墓地时，我总是思绪万千。我多想再回到儿时，回到母亲身边，回到我们一家人最初记忆的老屋，回到我们一家人生活过的农场，回到曾给我人生无限美好的岁月，和母亲再次相聚在曾经的故乡，用纯朴的情怀，找回那流逝的岁月，重温我们的记忆。

怀念母亲，记忆就穿过千山万水，跨越时空，点点滴滴随着辗转漂泊的岁月，抚慰着无尽的思念与不舍。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多想陪着母亲再闲聊一次，再陪母亲逛逛街，吃一顿饭，见一见那些当年的亲朋好友……这一切都因母亲的离世而永无可能，无论何时，我都不会忘记母亲给予我人生最初的教诲和启迪——踏实、勤奋、善良、本分，当我在人生道路上奋力前行时，当我踌躇满志为理想打拼时，当我也有孩子并给他们讲述自己亲情往事时，我一定会让与母亲相伴那些美好的日子永远留驻心中，照亮心海！